

## 母子国防情

□吴瑕

孩子大一就报名参加征兵，在提交了一系列的资料，儿子用体能训练期间养成的肯吃苦的品格和身高的优势顺利脱颖而出，他真的要当兵了。得知他要去当兵，我一万个不舍，一万个不忍心，军人是什么，是祖国的钢铁长城，每一次水灾、每一次地震，每一次火灾，都是人民子弟兵逆行上前，网上传的照片让人看之落泪，一个年轻的战士坐在泥水边，手里拿着盒饭睡着了，还有那些在爆炸中、在火灾中牺牲的消防战士……孩子是我捧在手里怕摔倒的掌上明珠，我怎么舍得，但儿子执意要去当兵，跟我说：“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带我看《高山下的花环》《上甘岭》，以为我不懂，还给我解说……”我知道，眼里的小子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我决定支持他，只是叮嘱他千万要注意安全。

记得2017年，我参加江苏省残疾人作家培训班，遇到南通的伤残军人许波银，他是一位没有光感的盲人，

出入皆由他的妻子不离不弃地陪伴，当他叙叙自己的故事时，我被感动了。许波银18岁入伍，20岁在云南参加排雷敢死队时，为了掩护战友，在一声巨响里失去了知觉，双眼被炸弹夺去了光明。转业回老家在家乡学校做分享活动时，他的妻子被他的事迹感动，不惜和家人断绝关系顶着压力和他裸婚。后来他学了按摩，开了按摩诊所，妻子是他的眼，夫妻恩爱。后来妻子车祸去世，再婚的妻子继续当他的眼，把他黑暗的生活打理得十分妥当。盲人节时我们一起参加培训，他在教室里唱歌：也许我的眼睛再也不能睁开，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也许我倒下，再也不会醒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我为之感动，唱起：如果是这样，我不会悲哀，共和国的土壤上有你们付出的爱，如果是这样，我不会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你们血染的风采……台下，同学们掌声如雷。

或许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潜移默化，筑起孩子的军营梦。孩子自己提

交材料、训练、考核，他说有好多同学报名，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我说你怕啥，读小学时参加跳远，天天训练，无数次摔倒在沙地上，回家走不了路，我让你放弃，不参加竞赛，你没有放弃、给你挑水泡时，你一声不吭，能忍疼；中考成绩差，我骂你，把你送到武汉娘家呆了一个月不管你，你知道努力，还考上了大学。

最终孩子如愿以偿，顺利参军。那时，儿子在南京市江宁大学城上大学。当时疫情严重，走的时候我不能十里相送。他和同学一起先坐车去了河北，集中隔离半月。然后分配到了四川乐山，主要从事物资运输，他说从军后去了西藏、去了很多地方，一句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督促他考军校，他说量力而为，我无语败阵……他从来就不是学霸，我也不逼他了。儿行千里母担忧，他从来不吃辣椒，在四川怎么过得了饮食关？侄女说：军营应该有其它的蔬菜，这个年代还担心什么？可我还是忍不住……

军营里的除夕，他发了年夜饭照片，我吃着大餐，心疼孩子。去年冬天我在重庆学习时，自助餐每一道菜都很辣，吃不下，就想着不吃辣的孩子怎么熬过川味菜的。今年3月，他退伍归来，在禄口机场，我在接机的人流里长颈鹿般紧盯着那扇玻璃门，终于小子背着大大的军用包走了出来。脸上很多红疙瘩，骨架结实，一看就知道是做了很多体力活的状态，他发朋友圈说“不后悔”，他决定继续上大学去。只是习惯了天天跑步，轻松跑10公里，音乐盲的他也会唱很多首军歌，还说起参加过消防演习的事。

侄女逗我家儿子：你真不怕危险吗？比如去西藏运输物资，那边高原反应，你不怕吗？小子笑道：穿着军装我就是军人，天职是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宁，有啥怕的。他说怀念班长，还为之展歌喉：军队里因为有了无数个你，才有铁的纪律充满战斗力。军队里因为有了无数个你，才有代代光荣和胜利……



## 真理解

卖饼不忧粮  
吃喝抵本偿  
偷尝何算错  
各自撒疑防



## 同春在

新芽扑大地  
布景报消息  
提笔诗一首  
与时心比齐

## 时事迷

时间甩常腿  
自顾绕圈忙  
圆转无终始  
事情分短长



## 团团坐

日月转圆全  
轮回似旧颜  
和谐团让坐  
何必较先前



##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 亲近草木避暑天

□鲍海英

转眼到了大暑天，酷热对我来说，要比冬天的冷，更让我觉得难熬。可回想儿时的夏日，我们几个小伙伴在炎炎夏日下奔跑，也没有觉得有多热。那时的房屋，似乎更有凉意。那时，老屋的墙基，是土坯做的，屋顶盖的是荒草。为防雨水对墙基的冲刷，很多人家的墙基，还用泥巴裹着草帘护着墙头。

那时，老屋是有很多凉意的。不像现在，房子都是混凝土做的。那时老屋之所以清凉，是因为老屋被草木紧紧包裹着，是因为草木生清凉。

草木生清凉，在酷热难耐的暑天夜晚，感觉会更明显。儿时，为躲避热浪，更有顽童，爬上树梢乘凉。风在树端，凉意丝丝缕缕从枝叶析出，因为贪凉，直到半夜也不肯下树来回屋内睡觉。

那时，我家屋前屋后，长有许多高大的树木。特别是屋后，有一

个大竹园。每到热浪翻滚的夏天，爷爷总会扛上门板，到大竹园里睡午觉。大竹园里虽然没有风，但浓荫密闭，就连阳光也很难穿透。在大竹园里睡觉，清凉宜人，或依或躺，自在清凉。

那时，每到热浪袭人的暑天，爷爷的手里，总会有一把芭蕉扇。傍晚，当我坐在门前乘凉，爷爷就会摇起扇子，从我身边走过，一股清凉之风，立即从我身上滑过，顿感凉意四起。

爷爷有一把藤椅，那是他夏天乘凉用的。那个藤椅，虽说年代已久，但人只要一躺上面，顿感一股植物的清凉，在体内四散开来。所以，每次我去爷爷家，只要爷爷不躺，我总会身不由己，要在那把老藤椅里，躺一躺，体验一下老藤椅带给我的清凉。

那时，我家床上的席子，每年

夏天，都要换上竹席。编竹席，在农村，需要请篾匠。屋后大竹园有的是竹子，只需要花上工钱，请人编竹席不是难事。

可爷爷似乎并不满足于一张竹席过热天。有一次回家，我发现，不知何时，他从镇上买回来一张竹床。竹床没有木床那么笨重，暑天的夜晚，爷爷会把它扛到有风的打谷场。也许，在爷爷的眼里，轻便的竹床，可以跟着风跑，风到哪里，凉意在哪里，竹床就搬到哪里。爷爷的竹床，装满了我童年的快乐。

如今，尽管有空调电扇，但若想自在度夏，自然还是离不开草木。明代刘基诗云：“凯风扇朱夏，草木生清凉。”炎热的暑天，如果手持一把芭蕉扇，有空钻进草木，亲近草木，与草木为伍，即使天上有火辣辣的太阳，天气再热，身体也会自生清凉。

## 芦塘蛙歌

□韩国政

一场雨离去，  
村野的那片芦塘，  
碧蓝的天空，  
倒映在平静的水面。

塘畔的芦丛里，  
蛙眨着明亮的眼睛，  
放开了歌喉，  
唱个不休。

那摇摆的柳丝，  
也来给蛙歌伴舞。  
一只蛙穿出了芦丛，  
跳入水中，  
加大了歌唱。  
浮出水面的气泡，  
形成一串串音符。  
在那近一轮，  
远一轮的漪纹上，  
悠悠漾漾。

听那蛙的歌，  
一声云影，  
一声水色，  
一声扬去，  
一声归来。  
传遍了篱笆缠绕的村舍。

芦塘清澈，  
蛙歌起起落落，  
缠绵着夏日的火热。  
农家背上的那个太阳，  
像是炉膛中的火在燃烧。  
那黑里透红的脸庞，  
是勤劳点燃的火焰，  
日子，  
越烧越旺……

本版邮箱:zhoumolvyou@126.com